

旷野的慰藉

时值五月，我刚从小憩中醒来，蜷缩在山艾树丛旁，学着我的狗儿的睡姿，可以避风。头顶上，一道冷锋正拉扯着我头顶巨大的天幕，昏暗中，一颗冰雹砸中了我的头。我正赶着两千只羊穿越怀俄明州的一片荒地，五十英里的路，要走五天，炎炎烈日，羊群躲在阴凉处，天不凉下来不挪步。现在因为暴风雨的缘故，羊群聚集在一起，兴奋地奔跑起来，像水一样流过干旱的土地，冲进沟壑，又涌上崎岖不平的高原，高原是这个州的基本地貌。

“怀俄明”源于印第安语，意为“在大平原上”，但平原其实是山谷，干旱的大山谷，面积一千六百平方英里，地平线在四周向上弯曲，形成山脉，使得广袤无垠的景象有了一种庇护的感觉。

这里的冬天持续六个月。盛行西北风将雪堆往东边吹去，新一轮暴风雪又形成了新雪堆。白茫茫的雪有时让人目眩，甚至恶心。在零下二十、三十甚至四十度时，不仅你的车无法运转，你的身心亦是如此。周遭变得像个坚硬的地牢。冬天，我骑着马，寻找一头初生牛犊，牛仔裤被冻在了马鞍上。在一片冷寂中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天地间的第一个人，抑或最后一个。

今天，太阳出来了，天空中只有几朵云在翻腾。东边，羊群已经自行出发了，河滩逐阶向上，呈现出一座座被侵蚀的红土台地，台顶被百万年的流水磨平；其后，一排雄伟的峭壁拔地而起，一万英尺高，形成大角山脉。潮汐图案镌刻在地面上，仿佛是曾经覆盖这个州的海洋留下的。峡谷如银河般蜿蜒，向下延伸，与前面的平地相接。

在这视野开阔、绵延百里的地方生活和工作，时常不辨背景和前景。我请一位年长的牧场工人说说怀俄明的空旷，他说：“除了风和响尾蛇，空荡荡一片，分不清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，当然分清了也没啥意义！”约翰是我认识的一个牧羊人，他高大英俊，脾气火爆，对人和羊有着完美的直觉。大家叫他“细高个儿”，因为他腿长，走起路来，大步流星，非常合适赶长路。他说：“空旷对我没什么影响，只是这儿人越来越多。”他出生的巨型牧场占据了一个县的很大一部分，并延伸到另一个州；他的皮卡车三年开了十万英里，却从未离开过家，这一点也不稀奇。我一朋友有个姑妈在保德河畔经营牧场，她十一年从未离开那个地方。丈夫去世后，她立马搬到镇上，买了辆车，开车环游美国，看看她错过的风景。

很多人告诉我，他们只是开车经过怀俄明而已，好像这地方没什么值得停留。他们至多在杰克逊霍尔滑过雪，但这个地方怀俄明人并不太认可，那里不仅郁郁葱葱、景色宜人，而且富裕别致，与该州的其他地方显得格格不入。怀俄明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很“简陋”。没有高大宽敞的谷仓和维多利亚式的房屋，只有地窖、矮棚、木屋、羊圈和一处处栅栏，这些栅栏好似浮木被风随意吹到一起。而这里的人们却感到自豪，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虽然如此艰苦，却带有往昔牛仔的迷人魅力；对于采矿业主导的未来，人们坚决说不。

这里的最大景观特征正如一位开发商委婉的描述，“本土生态，开门即揽”一指的是一簇簇耐旱山艾树、蛇、长耳兔、鹿蝇、红土、瞬息凋零的野花、干涸的河床、难觅的林木。在大平原上，景色如歌，宛若广袤草地的一首首慈悲曲，

但怀俄明州似乎出自一个疯狂的建筑师之手——跌宕起伏，扭曲变形，像是绑着淡淡的死灰色的丝带，上拉下拽，仿佛刚从沉睡中惊起，就被抛入明晃晃的日光中。

四年前我来到这里。原本没打算长留，却又不舍得离开。牧羊人约翰立马给我派了活。那是春天，正是剪羊毛的季节。整整十四天，每天十四个小时，我们把成千上万只羊赶到分类畜栏里，剪羊毛、打烙印、除虱子。我真怀疑自己来这的最初动机是想在人迹罕至的陌生之地“迷失自我”。牧场生活并没有让我得到我原本想要的麻木，反而唤醒了我。工友的活力冲刷了我内心深处虚妄的粗糙感。我扔了旧衣，买了新装，剪了头发。这片干旱之地就是一张干净的石板，它的超然让我心安神定。

怀俄明州五万八千平方英里的土地长满了山艾树。最大的城市有五万人，全州只有五个聚居区可以称为城市。其余的都是小镇，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，有的相距达六十英里，人口多则两千，少则五十，有的甚至只有十人。镇子的分布毫无规律，有的坐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，有的位于风蚀的台地，有的紧贴河畔或铁路，有的在山谷里一字排开，里面开着农具店，还有一座占满整个街区的摩天大教堂。在延伸至大草原的东部，一座座繁荣的小镇，拖车屋汇聚的小城，如同平地上的一一个个金属结，都是新的采矿聚居点。

尽管看起来荒凉，但生活在这里自有一份惬意。怀俄明州人烟稀少（仅 47 万人），买卖牲畜的牧场主们在全州范围内都彼此熟悉；孩子们选择上大学，通常都会去州内位于拉勒米的唯一一所大学；雇工们一生都在州内四处打工，在雇用与解雇中循环往复。尽管相隔甚远，但人们仍然保持联系，时常驱车两三个小时到另一个牧场共进晚餐。

七十五年前，那时人们还坐平板马车或骑马旅行，暂时失业的牛仔们就会沿着“觅食线”——骑行于牧场之间，修栅栏，挤牛奶，换取一张床和几顿饭。家长里短和灵通消息随着牛仔们一路缓慢传播，在相隔三四周骑行路程的牧场主之间形成一种亲密关系。我认识一对老派夫妇，他们的宅院在世纪之交曾被一帮匪徒用作偷马的中转站，他们回忆说，如果你在旅行，哪怕是亡命之徒，任何亮着灯的牧场房屋都是欢迎的标志。即使是现在，对那些住在偏远地方的人来说，到另一个牧场或去镇上购买补给品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走出来会让人迷失方向，一切都显得清晰明亮、焕然一新、充满活力。放羊仅三天后，营地管理员的皮卡车声就让我感到局促不安。渴望有人陪伴，我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傻笑；然而，我必须控制自己想要逃跑和躲藏的迫切念头。

在怀俄明，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，比如季节和天气的变化；对于人来说，则是在孤寂与喧闹间的突然切换。但善良心地和严酷环境相伴共生。友善是一种传统。路上，相遇的陌生人会挥手打招呼。在蜿蜒穿过山艾树丛的荒野土路上，两辆皮卡并排停着，司机们会分享一支香烟，拧开保温瓶，在车窗间传递一个旧杯子，里面是冒着热气的咖啡，也是常见的景象。这些会面唤起几代人的点点滴滴，在怀俄明，任何个人的往事都广为人知。

由于牧场工作是个体力活，如今还面临经济压力，“在牧场上安家”需要精力充沛、自力更生和基本常识。人的一生不是由一系列值得喝彩或被放逐的戏剧性事件组成，而是由每一天、每个季节、每段岁月慢慢积累而成，由家族的代际传承所充实，并被土地的归属感所锚定。